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10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第十輯

VOL.10

(創刊十週年誌慶專號)

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藝術史研究 · 第十輯 / 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 - 7 - 306 - 03238 - 6

I. 藝… II. 中… III. 藝術史—研究—文集 IV. J110. 9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189771 號

出版人：葉倚健

責任編輯：裴大泉

裝幀設計：佟 新

責任校對：佟 新

責任技編：黃少偉

出版發行：中山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電話 (020) 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電話 (020) 84111998, 84111160, 84111981

地 址：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 編：510275 傳 真：(020) 84036565

網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南海系列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787mm × 1092mm 16 開本 37.25 印張 2 插頁 702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13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賀藝術史研究創刊十周年

宣物莫大於言
存形莫善於画

宿白
廿二年

北京大學宿白教授賀詞

For the Journal Tishushi yanji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involved in producing this journal for
their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The journal is
truly illuminating and has greatly
widened study and debate.

With my best wishes
for all future winners

Janez Ravnšen 15 December 2008

(我想向所有為《藝術史研究》雜志貢獻心力的人們表示祝賀，這份雜志極富啟發性，並且大大拓寬了該領域的相關研究與討論。我衷心祝願《藝術史研究》在未來取得更大的成就！)

牛津大學羅森教授賀詞

藝術史研究是百家講壇也是
培養學者的園地。望進一步加
強校際以及國際間之學術交
流，使之成為世界性學術刊物。

金維諾 敬題于北京 二〇〇八年
重陽

鼓励全方位的美术史研究，
在详尽掌握基础资料的
根基上发展科学的研究
方法。

祝贺《艺术史研究》发刊十周年

巫鸿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日

芝加哥大學巫鴻教授賀詞

藝術對生命的召喚

——《藝術史研究》創刊十週年感言

梁潔華

《藝術史研究》創刊十週年了！

這份以美術史與藝術考古為研究對象的國際性學術刊物，十年來得到海內外專業學術界的贊譽。作為刊物的贊助人，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歡喜之情，難以言表。

我首先要感謝草創伊始就關懷本刊成長的中國美術史前輩專家金維諾教授，感謝金教授惠賜啟發本刊繼續前進方向的賀詞，勉勵本刊“成為世界性學術刊物”。

中國考古學權威宿白教授百忙中惠賜賀詞，令我深受感動！“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陸機的這一千古名言，正是對自己在潛心作畫之餘，還要積極贊助藝術事業的心意的最深切理解，是對刊物的熱切期望，也是對這份刊物學術價值的高度評價。

筆者對巫鴻教授在賀詞中“鼓勵‘全方位’的美術史研究”的熱望，表示認同。我曾經造訪過世界上許多著名的美術館，我對色彩紛呈的那些生命之光，心儀萬分。我十分感謝巫鴻教授與貢布里希、高居翰等國際著名學者一道支持本刊。

而杰西卡·羅森教授幾乎是用了最美好的語言，肯定和表彰了本刊的工作，使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

所有這些，都將激勵我以恆久的信念與決心，贊助本刊繼續奮進。

在本刊十週歲之際，我想起了家父——我選擇“藝術贊助人”角色的榜樣。他老人家不僅是一位商界人才，更是一位熱心慈善事業的老人家，他一貫信奉“得志當為天下雨，立身需有古人風”的座右銘，秉持“財物得之於社會，應當用之於社會”的主張，為社會公益與慈善福利事業作出了貢獻，曾被譽為香港十大慈善家之一。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王澤生先生。對藝術的共同愛好，使我們結為連理。澤生

II

是香港著名的建築師，香港大學第一屆建築師金牌獎得主。他也喜歡繪畫，與我偏重中國畫不同，他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西洋畫上面。我之所以在學了西洋畫後又學中國畫，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響。潛移默化之中，我開始追求自己個性化的藝術特色。

進入上世紀 90 年代，我所摯愛的家姑、母親、丈夫、父親、家翁，在不數年間先後與世長辭。面對接踵而來的傷痛，悲愴之中，我用畫筆傾訴著自己對逝去親者的無盡情思，在畫作中浸注著自己對人類生命的無限關愛。在丹青世界裏探索，正是生命對藝術的召喚，終於使我戰勝了失去親人的哀慟和絕望，找回了充滿生命力的自我，繼續開啓著人生的新天地。

上世紀我的畫作《無題》、《孟姜女哭長城》、《隋煬帝巡幸》等，表達了自己一腔悲惋傷逝之情。到本世紀初，《五羊仙女》、《花神》等作品，則重新充滿了對生命的信心和希望，近年之作《舔犢情深》，更飽含著對世界的關愛和深情。隨著個人創作和思考的不斷深入，中國女性在傳統和現代社會中的身份和地位等問題引起了我深切的關注，同時，我在繪畫技法和風格上的新嘗試和探索，是否具有可行性及長久的生命力，也需要通過對藝術史發展規律的分析和探討來尋求答案。這些因緣使我逐漸認識到藝術史研究的人文價值和意義。以上的心路歷程，在世紀之交的 90 年代末，得到了姜伯勤教授等一批學術界朋友的積極回應，終於在中山大學的支持下，《藝術史研究》由此應運而生。

值此《藝術史研究》創刊十週年之際，我要向長期以來關心與支持這份刊物的學術界和藝術界的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向本刊不吝賜稿的各位學界朋友！感謝本刊編輯部的全體同仁：我們不會忘記朱朝新教授的策劃協調，向羣、李清泉及邵宏等幾位主編的精心組織，裴大泉、姚崇新、萬毅、林英、吳羽等衆位編輯的通力協作。是你們的認真工作保證了本刊的出版質量。再一次感謝宿白教授、金維諾教授、杰茜卡·羅森教授、巫鴻教授，你們的賀辭令本刊增輝，你們的寄語將是我們今后努力的方向！還要感謝楊泓、馬世長、范景中、曹意強、李玉琨、李偉銘、黃專、楊小彥、李力等先生長期以來對本刊的鼎力支持；尤其感謝姜伯勤教授長期以來不計名利的辛勤奉獻！

十年的成績和輝煌已經成為過去，衷心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藝術史研究》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越辦越好！

《藝術史研究》是刊物同仁、中外藝術史研究者和廣大熱心讀者共同的精神家園。在這座精神家園裏，我們再一次回應了生命對藝術的召喚。

目 錄

藝術對生命的召喚

- 《藝術史研究》創刊十週年感言 梁潔華 (I)

論文

- 反思東亞墓葬藝術：一個有關方法論的提案 巫 鴻 著 劉 聰 譯 (1)

起源與終結

- 從瓦薩里到但托的現代藝術史體制研究 李 軍 (33)

孫過庭之志氣

- 《書譜》文體考 畢 羅 (107)

- 洛陽新見北魏石棺牀雕刻拓片述略 張乃翥 (131)

- 一幅宋代摩尼教《夷數佛幘》 古樂慈 著 王媛媛 譯 (139)

- 《三才定位圖》考論 吳 羽 (191)

此去柳花如夢裏

- 柳如是書畫藝術考論 姜伯勤 (203)

- 長江中下游地區漢代墓俑研究 郭彥龍 (221)

- 山東臨淄東漢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 鄭 岩 (275)

- 河北黃驥縣出土北朝白石造像 劉建華 魏蘭香 (299)
- 關於雲岡第九、第十窟的圖像構成 李靜杰 (327)
- Tutuka the Painter: Self-portrait and Social Rank
 of Tokharian Buddhist Painters at Kucha Ulf Jäger (361)
- 唐墓所見《昆侖奴青牛圖》考釋 徐 濤 (373)
- 中原北方唐代石刻佛像序列考察 廖苾雅 (397)
- 觀音與地藏
 ——唐代佛教造像中的一種特殊組合 姚崇新 于君方 (467)
- 《劍川石窟石鐘寺第六窟考釋》補正 羅 炳 (509)
- 四川省安岳縣西禪寺石窟調查簡報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 四川安岳縣文物局 (529)

書評

- Horst Bredekamp,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by Allison Brown, *The Lure
 of Antiquity and the Cult of the Machine. The Kunstkammer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ure, Art and Technology* 賀 華 (555)
- Horst Bredekamp, *Sandro Botticelli: Primavera* 賀 華 (558)
- 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的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
 薛龍春 (564)
- 金申《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 王惠民 (569)

CONTENTS

Art's Summon to Life: The Tenth Anniversary Speech for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 Leung Kit Wah (1)

Articles

Rethinking East Asian Tombs:

A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WU Hung (1)

The Origin and the End: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 of Modern Art History

from G. Vasari to A. C. Danto LI Jun (33)

Sun Guoting's Aspirations Through His *Shu Pu*: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Manuscript Pietro De Laurentis (107)

A Brief Study on the Northern Wei Sarcophagus Newly Found from Luoyang

..... ZHANG Naizhu (131)

A Song Dynasty Manichaean Portrait of the Buddha Jesus

..... Zsuzsanna Gulácsi (139)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the *Illustrated Pantheon of the Three Spheres*

..... WU Yu (191)

Flying into the Dream of Willow Flowers:

Some Notes on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f Liu Rushi

..... JIANG Boqin (203)

A Study on Han's Tomb Figurines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zi River GUO Yanlong (221)

- The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Han Tombstone of Wang Aming from Linyi,
Shangdong Province and Related Questions ZHENG Yan (275)
- The Northern Dynasty Buddhist Statues Unearthed
from Huanghua, Hebei Province LIU Jianhua WEI Lanxiang (299)
- The Image Alignment of Grottoes No. 9 and No. 10 in Yungang
..... LI Jingjie (327)
- Tutuka the Painter:
Self-portrait and Social Rank of Tokharian Buddhist Painters at Kucha
..... Ulf Jäger (361)
- A Study on the Mural *Kunlun Servant and the Blue Bull* XU Tao (373)
- Order and Sequence Investigation of Buddha Stone Statue
in North of Central China in Tang Dynasty LIAO Biya (397)
- Guanyin and Dizang:
A Special Image Arrangement in Chinese Buddhist Art in Tang
..... YAO Chongxin Jun-fang YU (467)
- Rethinking the Sixth Cave in Shizhong Si, Jianchuan Stone Caves
..... LUO Zhao (509)
-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Xichan Temple Stone Cave in Any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Dazu Carved Stone Art Museum (Chongqing)
and Cultural Relic Bureau
of Any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529)
- Reviews (555)

反思東亞墓葬藝術：一個有關方法論的提案

巫鴻著 劉聰譯

引言

傳統東亞墓葬具備哪些最基本的屬性和模式？首先，一個墓葬總是包括地上和地下兩部分的綜合建築體。將這兩部分看成是該墓葬的“內部”和“外部”空間，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建築方案，這無疑是一種很吸引人的想法。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到這兩個部分不論在空間上還是在認知（perception）上都存在著明顯的不連貫性：它們處於不同的物質環境中，有著不同的設計，也具備不同的禮儀功能和社會關係（圖 1）。一個高級墓葬的外部空間通常包括墓冢、一個或多個禮儀建築、以及雕塑和墓碑——這是可供衆人觀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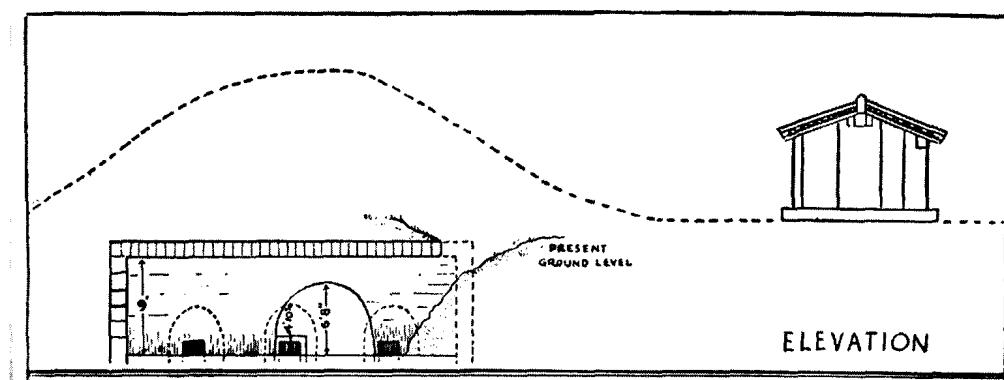


圖 1 復原的山東省金鄉縣朱鮪墓室及祠堂平縱面圖，2世紀中期

舉行例行禮儀的場所。而墓葬的內部，雖然往往裝飾更為華麗，卻祇能通過盜墓或考古發掘纔能被後世人看到。基於這個原因，也由於很多古代墓葬的地面建築已經消失（這些建築通常為木結構），對東亞墓葬藝術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墓室的內部結構及其內涵^[1]。相應於這個學術傳統，本文在方法論上的探討也側重於墓葬的地下部分。

根據文獻記載，陪葬的器物在入墓前會在葬禮過程中展示，有時還會在墓室內舉行一個簡短的儀式，讓生者對死去的親屬作最後的告別^[2]。但一旦墓葬封閉，人們將不能再進入墓室去一窺其貌。“入葬”（entombment）因此標誌了墓室及其內容在性質和意義上的一個根本轉變：在此之前它們屬於這個世界並經歷了生者的檢閱；在此之後它們祇為亡魂所獨享。在此之前，主顧、造墓人及各類工匠共同協作設計、建造和裝飾了一座墓葬；在此之後，墓葬的內部空間及其隨葬器物和圖像，包括壁畫、雕刻、墓俑、建築模型以及由不同材質製作的其它隨葬品，按照原定的計劃都將永不現世。因此，如果說古代東亞人創造出了極高質量的墓葬畫像和器物以表現他們的藝術想像力，他們也自願地將這些圖像和物品埋入地下去陪伴死者，而不是將其流行於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典文獻中通常將墓葬的功能解釋為“藏”^[3]。

研究墓葬藝術因此有兩種基本方法。一種以喪禮和埋葬過程為主要研究對象，包括建墓前的準備、建墓終始、尤其是從死者過世到最後入墓之間所舉行的一系列葬禮儀式。在這些儀式中親屬給死者穿上特定的衣衾，將其置入棺椁，為其陳設祭祀物和隨葬品，舉行禮儀的地點也逐漸從死者的家中轉移到墓地。這種研究因此可以說是基於對禮儀的過程進行重構，其注重點是葬禮的時間性，其主旨為揭示葬禮過程所反映的複雜社會關係及其作為藝術展示場合的意義。第二種研究方向則更側重於墓葬內部的空間性，其主要目的是發現墓葬設計、裝飾和陳設中隱含的邏輯和理念，闡釋這些人造物和圖像所折射出的社會關係、歷史和記憶、宇宙觀、以及宗教信仰等更深層面的問題。

鑑於我曾對葬禮和墓葬的關係進行了系統的探討^[4]，同時也由於作為東亞墓葬基礎的“藏”的概念尚未得到應有的注意，本文將著重探討第二種研究角度在方法論上的潛力。我們可以將“藏”在墓葬中的表現一直追溯到東亞的史前時代。這個概念在中國墓葬藝術傳統中的作用尤其突出：至少從公元前四千年前開始，人們便已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營建地下墓葬，並配以精美的裝飾和隨葬品。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20世紀早期，其歷久不衰的原因主要在於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相應的倫理思想：衆所週知，前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父系家庭，而孝道則是社會倫理的支柱。在這種社會和思想環境中，為死去

親屬提供黃泉之下永久家園的願望，遂成為墓葬藝術中無窮無盡的創造力和技術創新的基本動力。高級墓葬從不成批生產，它們的設計和修建通常經過衆多參與者的長時間磋商和合作而達到。傳統墓葬中的許多陪葬品是為墓主死後使用而專門製作的“明器”（亦稱“冥器”），墓葬繪畫和雕塑也往往為了滿足死者的需要而特殊設計製作，或是為了鎮墓辟邪，或是為了滿足幻想中的死後欲望。但是由於其埋葬死者的實際功能，墓葬在東亞文化中一直被視為不祥之物。絕大多數古代著作避諱這個話題，對其內部的結構經營鮮有記述。其結果是不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文獻裏，墓葬都被“藏”於目光不及之處。

隨著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現代考古學在東亞的出現，這種局面發生了顯著的改觀。從那以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韓國和朝鮮，不計其數的墓葬被發掘，激發起衆多學術領域中的大量研究。這些領域包括考古學、藝術史、歷史學、人類學、文字學、宗教史和科技史等。在藝術史中，墓葬往往被當作提供各種分類研究資料的寶庫，從事青銅、玉器、繪畫、雕塑、陶瓷和書法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從墓葬中獲取以往所不知道的歷史證據，以此豐富、完善甚至改寫各自專業領域的歷史。這種對古代墓葬的使用方法可以被視為藝術史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在一個特定發展時期中的產物：從19世紀始，藝術史成為了一個綜合性學科，其中聚合了若干以藝術媒材劃分的亞學科（如青銅、玉器、書畫、雕塑、陶瓷等）。這些亞學科發展出各自的專門性收藏、展覽和出版物，也積累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和歷史敘事。有鑑於此，上世紀藝術史家對墓葬的關注主要是為了撰寫特定媒材藝術品的專史——如青銅器史、玉器史等，而這些專史又成為建構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宏觀藝術發展史的基礎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墓葬的這種學術功能是以破壞其作為整體性的實物存在和分析對象為代價的：當一個墓葬的內涵被分類為不同的媒材進行研究，它的完整性就自然地消失了。這種“消解原境”（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方式尤其成為西方過去幾十年來研究東亞藝術的主流，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的資料主要來自於各種不同渠道的收藏，包括甚多盜墓而來的器物。即便在今天，歐美博物館仍然習慣性地將東亞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按照不同媒材陳列，如玉器、青銅器、雕塑和繪畫等等，而很少將墓葬看成一個整體，將同一墓中出土的器物放在一個特定的禮儀和建築空間中展示。一旦墓葬藝術品被置入這種分類的展覽模式，和並非為墓葬製作的器物混雜在一起，它們就喪失了在設計和製作上區別於其他器物的特殊涵義。其結果是在西方有關東亞墓葬器物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從這些器物的禮儀功能和象徵意義出發來解釋其材質、色彩、尺寸、比例、風格或形制。具有諷刺

意味的是，雖然“消解原境”的藝術收藏導致了形式主義學派（formalist scholarship）研究項目的流行，但同時也阻礙了對“形式”（form）作為特定文化和藝術表現的真正理解。

近年來東亞藝術史研究中的兩個變化對這種傳統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把墓葬作為一種綜合性建築和藝術創作物的重要性。第一個變化是以考古遺址為基地的綜合性的現場保護和考古展覽，突出地表現為近年來在東亞地區內建立的許多古代墓葬博物館以及引發的新型學術研究。這些博物館一般位於重要墓葬所在地，與發掘的地下墓室相互呼應。館中展出出土的器物和畫像，並提供與墓主及墓葬歷史背景相關的詳細信息。有些博物館更使用高科技的數碼電腦技術重建墓葬的內部空間，使參觀者和研究者對墓葬的最初設計和裝飾有更加直觀的感受^[5]。

第二個變化發生在藝術史內部，起源於西方藝術史中的一些專案分析：各種各樣的“原境研究”（contextual study）把藝術史家的注意力從單獨藝術品轉移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作品的製作、消費和認知。近年來學者們對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和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興趣更進一步模糊了藝術史的邊界，使這個學科向更廣闊的有關“表現”和“再現”的諸多問題開放。不難想見，這些新的研究方向以及大量涌現的墓葬博物館必然對藝術史研究者起到深遠的影響，使他們在思想上擺脫傳統器物學的束縛，把整個墓葬作為歷史重構和解釋的對象。從20世紀80年代起，數量激增的研究單獨墓葬的著作——包括數篇大部頭的博士論文在內——正是反映了這個新趨勢^[6]。這些著作雖然對象不同，但在方法論上基本上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一座墓葬是被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被設計、建造和裝飾的，因此也應該作為一個整體被描述、分析和解釋。研究者的基本宗旨和策略因此是把墓葬整體——而非它的個別部分——作為觀察和闡釋的中心。

本文的討論也將沿著這個思路進行，但是將把研究方法——而非具體專案——作為關注的焦點。正如上文提到的，以往對墓葬藝術的研究多將墓葬肢解，在不同專業領域中處理那些被取消了原境的圖像和器物。研究者往往不自覺地採用了晚近的概念，將這些圖像和器物作為具有特殊視覺和美學價值的藝術品。但問題在於這些晚近概念是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古人為死者創造的空間和器物？或者說，如果不加思考地挪用的話，這些概念是否實際上會阻礙我們認識古代墓葬空間和器物的獨特性？這個基本的質疑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許多具體的問題。比如說，我們通常使用現代的建築術語來描述和分析墓葬空間，經常忽略這些地下建築往往通過把外部空間轉化為內部空間的方式“反轉”了地上建築^[7]（圖2）。我們常常在討論墓葬壁畫和雕塑時不假思索地使用“觀看”（viewing）這個現代